古鏡重磨方 全

鏡重座号

古鏡重磨方

盤銘　成湯

苟日新〻日新又日新

席四端銘　武王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鑑不
遠視爾所代

鑑銘　同前

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　同前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

可祿也

楹銘　同前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同前

於乎危於忿疐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金人銘　詁古之愼言人也　周廟

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

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
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座右銘　　　崔子玉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而勿念受施愼勿忘
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

座右銘　魏卞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屋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艶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貪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隣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新

座右銘　白居易

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

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
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
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爲隣於中有取舍此外無疎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眞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覷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殁貽後昆
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李至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
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

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靜而不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

憤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槃水銘　司馬君實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司馬公布衾銘　范堯夫

藜藿之甘綈袍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爲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

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齋之陋其可忽諸

茅齋銘　魏華父

茅之爲物可植可苫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爲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青畫侯直分社農絢乘屋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比玉毛嘗之分考工所錄迨其流弊文題刻桷去累尚華復剛從至趙君之居澗泉之日韋泉之詩古義昇昇睹名知訓我銘維服

座右銘　權益謙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與人附書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廣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五箴

韓退之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嘿然而其言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兂從也爲比捨也爲䌫前之所惡今見其臧
從也爲槐捨也爲狂雄雝維比雄狂維媿於身不祥
於德不義不義不祥雄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踣
蓋之尚少甯有不畏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歸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譁譁昔者子路惟恐有聞
莽然千載德譽愈興務汝文章貧汝言語乘人不能
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貴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啓衣既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楮衾銘 并序　　眞西山

楮君之先藤同厥宗厤源湛盧豈其分封粤有智者
剏之爲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製爲斯衾
蒙冒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如席晝且難勝
況於永夕豈無纖纊衣以厚繒擁之高眠可當嚴凝
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之勤帛給布如絮一衾萬錢
得之曷繇不有此君凍者成立我嘗評君蓋具四德
盎兮春溫皜兮雪白廉於自潔樂於嬰貧誰其似之

启行之仁我方窮時惟予與汝豈如今髦而忍棄汝不歃血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嗟爾小子惟素可寶敝縕是衛豈曰志道者亦可縱欲不可窮去華務實戒前哲所得以後致喪何羨乎季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溫公之布衾快心一開其流曷已荒攫狼吞寔自茲始故曰儉者廉之本廉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四勿箴并序　伊川先生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

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西銘　　　　　　　　橫渠先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者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
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德曰悖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継其志不愧屋漏爲無
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
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體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

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座右銘　張思叔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

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心箴　　范蘭溪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求放心齋銘　　晦菴先生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存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人
反覆惟手防微謹獨玆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不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
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
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四齋銘

曰趨而拒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孰食而衣故道

也若不可須臾離乎不志於道獨居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徑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權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子

崇德齋銘 南劍州尤溪縣學四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頴叔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熹爲題其榜又推其意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爲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蒙齋銘

據性理大全以係朱子今按真西山集有此銘且序云桂陽使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俾真某取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然則當改係西山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處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察地之勢亦厚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羲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其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
一心澄然動而敏行萬善畢懔厚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
曰肄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同上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維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于一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眞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表裡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闇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乎坤一念小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敬齋銘　南軒先生

天生斯人良心即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
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

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于是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于天德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
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
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
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
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
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早惟夕替日在玆

書字銘　晦菴先生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

則我欲與子鈞其心

窓銘

言思毖動思蹟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冩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蓬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元爲予冩照因銘自戒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敬齋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裡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

如春沼魚動極而噏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
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
千二百歲

警學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事曰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功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
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綿之間是用齊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

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先生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

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

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
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
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
聖賢可則

心經贊　　真西山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慾易流是之謂危
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

相爲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
執網挈維昭示來世戒惧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
必窒必懲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
夫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萌雞犬之放欲其知求
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一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
在躬敬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
作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窗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勿齋箴 為陳無競作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人欲交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
非禮勿循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離以人一徇乎天
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既斡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
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將令霆鈞飈馳孰敢干命
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不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表裡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醞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銘 爲傅若盧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
實則物只皐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袪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不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止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不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不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具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盖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浩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

夜常懍懍乎瘝恫

敬銘　吳草廬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
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勿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
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
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
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提於中
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
敬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一體得孔之温恭孔顏往矣
說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
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沖然天地生物
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
溫若圭角春然心胷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粹面盎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頮其垢
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污漱之則即

無面雖垢頮之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
玉潔且清是知蓋本無污其污也實自吾面本無垢
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蓋
本白而我自污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蓋白者復爾
一朝頮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白者復如玉
蓋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濯雪舊染維新而今
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
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
守已如女武人發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

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鼻口四支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操其

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子食色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愆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溢盜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恥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為子苟弟於兄是能為弟能為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為至然其為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智節斯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

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徧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己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己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亦得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屛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驅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胎猶在守備一踈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

區區固守敵敢力鬪一日克己隨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茍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蟊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其可不力以士希賢顔貞進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理一箴

或問于天予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盖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

於穆不已天之為天斯其為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為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亦然有己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回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

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号爲其然形氣之禀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
全體通貫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
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逺濁者惡者愚不肖也
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

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為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
是自暴自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為最賤天地與人
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賢下甘物為
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歧理焉本一
人自為四下愚之人蓋不足甚困知可賢聖可學能
柰何為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為百行
別為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里萬物皆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審理萬而一

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
理一曰實心一曰敬

夙興夜寐箴　陳茂卿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
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旣立矣昧爽乃興
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
虛明靜一乃啓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
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
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旣已我則如故
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

勿貳勿參讀書之暇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玆在玆日夕乾乾

絅齋銘 爲東巖[illegible]次默作　　真西山

衣錦絅衣裳錦絅裳有美于中而芾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爲己之功無與乎外凜焉戒惕于隱于微我欲巳愧匪蘄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營汲汲暴揚斂縕中閼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若無至義森具中庸之末

凡八引詩贊其淵懿緣此其基淵乎至哉聖門之妙入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日蒙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讀書樓銘

南軒先生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經以逮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味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剟其所懷惟以祿利芘手口馳其曷子既嗟哉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為惟求厥初厥初維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illegible]

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乃躬
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燁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
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燃
若泉始達推之引兹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
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益敬念兹以是讀書
則或庶幾（王意曰此篇條達通暢足以起千古之況涵○而味厭旨之味疑作昧）

蔡軒石銘

正爾衣冠攝爾情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爾之語言
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寤寐其通
貞爾所存無失其宗外之云肅伋保于中中之克固

外斯享彼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墉

南劒州尤溪縣傳心閣銘為石子重作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
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
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曰熾白首章句
儀[illegible][illegible]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源以識其大
考繇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其曰惟精惟一程子
實嗣其徽既付得之又光大之有傳其全則無不總
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
莫閒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恭心傳來者所宗

有此斯閣尤溪之濵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温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皆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皆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為宇文紹節作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于出內而不外離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將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

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裡交正
動靜是咨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
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魯齋箴　　　　　　　　　　北山何文定公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為記以自警俾其
友人何基仲恭父作箴揭之基謂王子非魯者
而自以為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聖門見謂
為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
堅苦之學以収曾氏之效也歟其志可謂遠矣
乃為之箴曰

維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
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
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
竟以魯得匪得于魯而得于實確固深純精粹嚴密
稽其用功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
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纖是悉聞禮聞孝寸累銖積
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
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
有爲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
謂學無盡由魯入道有魯可式氣稟之偏則懲則克

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猷是述人百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于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佝坐是勤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愛日箴 爲族孫業作　　　王魯齋文憲公

天地之化一日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強不息審己乾乾夕焉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罔敢或倦出作入息衆人蚩蚩自暴自棄老大傷悲我年嘗少我學不力明德昧昧噬臍無及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髫齔幾何頎頎而巾爾寒襲裘

爾飢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窓牖明潔硯席靖夷於焉不學爲獸須胥相期爾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我監不遠一善一惡憂覺之間一喜一懼父母之年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圖書滿前視此名編千程一鞭日云暮矣默計爾程歌此銘詩氷炭爾衷

虛舟銘

真西山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迺以爲名余忻然爲作四言

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百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減裂鹵莽乃吾自戕歸咎于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勤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愛日箴 爲族孫業作

王魯齋文憲公

天地之化一日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強不息審己乾乾夕焉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同敢或倦出作入息衆人蚩蚩自暴自棄老大傷悲我年當少我學不力明德昧昧噬臍無及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鬢齔幾何頎頎而巾爾寔龍梁

爾飢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憲脩明潔硯席請夷
於焉不學乃獸須胥相期爾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
我監不遠一善一惡憂覺之間一喜一懼父母之年
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
圖書為前視此右編千程一鞭日云暮矣默計爾程
歌此銘詩氷炭爾裏

虛舟銘　　真西山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室名方
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迺以為名余忻然
為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泛泛長川縱其所之云誰有船
適與之觸舟本無心奚怨奚譴德人天游其中休休
我無愛憎物自春秋雨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凝凝
豈曰予刺伯氏無乇李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
紛紛小夫欲蔽秘室森然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
吾誰跡親子今自名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滷
往安予行萬變勿動

古鏡重磨方終

古鏡久埋没重磨未易光本明尚不昧往哲有
遺方人生無老少此事貴自強衛公九十五懿
戒存圭璋

右李先生手題箴銘之後以寓用古方磨古鏡之義意固深矣古人之老而不已者豈惟武公哉大禹受精一之訓年七十三歲矣武王受敬義之書年八十七歲矣今人少而自棄者固不足云老而不力者亦已矣夫寧不哀哉　先生之詩實亦磨鏡之至方也哉述敬識

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
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鄕

右朱夫子選林熙之詩五首中一首　李先生手
寫藏銘取此詩首句之義以名之學者其有以體
之哉玆幷諸晳使開卷敬翫知此書所以得名之
意云

萬曆丁未六月日　門人鄭逑敬識

乙丑七月日　寧邊府開刊

壬午春印與諸子老客

